

马笑泉 著

以一个具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南方县城为标本，  
试图从官方和民间两个向度解读基层政治文化，  
同时呈现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时期所表现出的积极作用和自身局限。

# 迷城

笑泉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马笑泉  
著

# 迷城

笑泉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城 / 马笑泉著. —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302-1647-7

I. ①迷…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7742 号

迷城

MI CHENG

马笑泉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 010 )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375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647-7  
定 价 36.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周易·系辞》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九日清晨，在入云桥头那家有百年历史的老粉店品过早粉后，杜华章照例不走主街，而是潜入粉店侧对面的小巷中。这条小巷像一根用颤笔写出的线条，抖抖地延伸着，时而甩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弧度，时而又斜逸出另一根线条。无论是沿着它走到底，还是拐进中途连接它的另一条小巷，都会面临更多的转折和分叉。初到此地时，杜华章曾多次迷失在这些曲折连绵的小巷里。如今三年时光快过去了，虽然能大致理清它们的脉络，但藏身于小巷中那些数不清的槽门和院落，对他而言，仍然具有未能穷尽的神秘意味。所以每次吃过早粉后，他都愿意花费数倍时间沿着这些小巷迂回抵达迷城县委。他觉得这些小巷就像书法大师王铎的行草，哪怕是看似十分随意的一笔，也具有深沉难言的韵味。

小巷中段的右边有道古槽门。门是清朝嘉庆年间所建，青石所砌的门框和门楣已被时光打磨出青铜般的质感。只是两扇木门应是后面换过的，质地与这些金属般的青石极不相称，单薄得像是一拳就能击破。门向内敞开着，里面小院中，一个女人蹲在摇井边，像在淘米或是洗菜。她的头发乱蓬蓬的，穿着流行的低腰裤，腰部和臀部连接处露出白花花一大片。不过这片春色并未能黏住杜华章的目光，他无声地笑了笑，就

正过头去，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白壳烟盒，里面装的是“黄鹤楼1916”。

此烟醇厚的口感，悦目的金嘴，甚至过滤嘴上那四个虎头虎脑的数字，都让杜华章感到舒心。杜华章还很喜欢它的外壳，认为具有民国时代的风味。但从今年起，他不得不以板着副光板脸的白壳烟盒来代替原有的外包装。起因是去年出现了一种叫微博的可怕东西，有好几个城市的领导干部因为叼着上百元一盒的烟，或是腕上露出了“劳力士”璀璨的英姿，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用手机拍下，传到微博上，很快就名震全国，最终自己也被震倒。杜华章清楚自己并没有那几位收受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贿赂的壮举，只不过是随大溜拿了些灰色收入而已。在迷城九位县委常委里，他想大概只有鲁乐山比自己更清廉了。然而鲁乐山的做派，未免让他有种“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的担忧，不及自己的和光同尘来得高妙。但考虑到网民们未必能理解自己的处世之道，杜华章还是率先使用了这种白壳烟盒。没过多久，几个抽烟的常委都悄然给烟盒换了装，彼此看到，便会心一笑。至于那块 A581 上海牌手表，是父亲在他考上大学时从自己腕上解下来送给他的，经得起全天下网民的挑剔。

眼下小巷静得似乎能听见钟表秒针的走动声。杜华章深吸一口烟，过了十几秒才仰头喷出一蓬青雾，身体似乎随着烟雾化开去。他停住步子，半眯着眼，享受着这飘然欲飞的感觉。手机突然锐叫起来，像把小锥子戳破了轻盈上升的氢气球，美好感觉在瞬间迸散，杜华章的身体又沉重地回到青石路面上。他有些恼火地掏出手机，剎了一眼显示屏——是雷凯歌来电。虽然小巷中空寂到连老鼠都没看到一只，杜华章的神色还是变得恭谨起来，仿佛在某个看不见的角落，雷凯歌正注视着他。接听片刻，他的神色转为凝重。挂了电话后，杜华章转身往来路小跑起

来。出巷口后，他伸手招来一辆空的士。迷城的士起步价三元，再高点就没人坐了，司机只好拼客。

杜华章坐下后就说：“六元，到县委，莫拼客。”

从这里到县委不过一里。司机连忙应承了，暗想：妈的，这些干部就是有钱。

杜华章赶到会议室时，雷凯歌、康忠、阮东风和高文攻已经就座。雷凯歌背靠在椭圆形会议桌上首的座位上，头微微仰起，平素梳得一丝不苟的大背头有点乱；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一双牛眼照着前方，似乎在空气中发现了什么秘密。康忠干瘦的身躯陷在左边第一个座位上，上身稍稍前倾，眉头紧锁，目光盯在桌面上，似乎在那里也发现了什么秘密。阮东风、高文攻都对杜华章点了点头。杜华章回以点头，然后走到跟阮东风同排但隔了一个空座的位置上坐下。几分钟后，郭岷然也赶到了。颜丰收带人去了省城，拦截两个重点上访户；纪国红正在市里学习。应该填满的座位，只有杜华章右手边的那个还空着——那是鲁乐山的位置。鲁乐山纪律观念最强，想要他开会迟到都是件很困难的事，何况雷凯歌在电话里说了是紧急会议，莫非他又处理什么棘手事去了？正思索间，雷凯歌的目光从前方空气中抽了回来，扫射了一下左右：“都来了？那就开始。文攻同志，你把情况汇报一下。”

高文攻坐在杜华章斜对面，正对着鲁乐山的空位。他虽是当兵出身，却有一张白净富态的脸，全无英武之气。不认识他的人，难以想象此公分管迷城的强力部门。高文攻也不和同僚们的目光对接，打开僵卧在桌上的黑皮笔记本，用平板得不带一丝感情的语调说：“今天早上六点，乐山同志被人发现躺在县委家属区十一栋二单元后面的水泥坪上，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目前正在做尸检。我已下了死命令，尸检报告三

天之内要出来……”

虽然会议室里两台立式空调都喷着暖气，杜华章还是觉得一股奇寒像电钻般钻进心里，突然间整个人喘不过气来，像是要休克过去。他双手勒住扶手——扶手丝毫无恙，手指却似要断裂开来。那种疼痛感倒是稍稍冲淡了寒意。过了好一会，他才缓过来，感觉到雷凯歌的声音正冲撞着自己的耳膜。

“……乐山同志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这个问题很关键，要尽快得出结论。文攻同志，你还是到现场去督阵，一方面，要尽快把死因调查清楚，争取早下结论；另一方面，在调查结果没有公布之前，严密封锁消息。凡是接触到这件事的人，包括医院的人和家属区的人，都要找他们谈话。谈话的时候，单位一把手要在场。在组织上做出正式结论之前，凡是传播小道消息的人，特别是在网上乱讲的人，一经查实，就要严肃处理，该撤职的就撤职，该下岗的就下岗。这个意思要传达清楚。你现在就去吧！”

高文攻望着雷凯歌点点头，目光收转的时候，又在阮东风脸上停留了片刻，然后低头把笔记本押送回手提公文包里，起身匆匆离去。

“散会后，我和康县长马上去市委汇报情况。遗属的安抚工作，由丰收同志具体负责。乐山同志的后事怎么安排，要尽快跟他的遗属达成共识。岿然同志在散会后，立刻找乐山同志分管部门的一把手们谈话，要确保队伍不能乱，人心不能散。华章同志，你要做好预案，重点研究怎么应对外地媒体记者的采访和网络上的发帖。要尽快跟省、市两级网管办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同志们，这件事太突然了，我感到很意外，很悲痛。乐山同志生前勇于任事，善抓落实，在群众中享有比较高的威望，我们一定要防止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件事做文章、搞名堂，挑起群众对县委的不满情绪。首先我们自己就要做到以大局为重，



个人感情要先放到一边。如果因为这件事影响了迷城的发展，我想乐山同志在天之灵也会感到不安的。我讲完了，看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

杜华章瞟了康忠一眼。康忠那对三角眼半睁半闭，身子虽已往后靠，目光却还是搭在桌面上，似乎桌面的纹理中隐藏着鲁乐山身亡的真相。

雷凯歌干咳了一声，咳得圆润响亮，像颗铁珠，射到桌上还能弹起来。目光跳了一下，康忠慢吞吞地说：“这个事，要快。快刀，斩，乱麻。要不然，就真的，成了，一团乱麻，扯到明年，都扯不清。”

他的声音低沉、嘶哑，而且断断续续，像快干涸的水流，让人担心随时都会蒸发掉。正因为如此，他一开口，每个人都会竖起耳朵捕捉那些零碎的话语，生怕漏掉了什么重要信息。

阮东风微微颌首；郭岿然表情木然。杜华章等了一分钟，便说：“快，是一个原则。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把事实调查清楚，结论要令人信服。不要让记者，特别是网民们挑出什么毛病来。”

阮东风说：“记者好对付，就是那些网民讨嫌，鸡蛋里面也可以被他们扯出好多根骨头来。”

雷凯歌说：“只要结论明确，上级认可，就不怕他们讲三道四。大家二十四小时都要开机，保证随时找得到人。有什么新情况，要第一时间跟我通气。散会。”

杜华章并不在一号楼办公。他分管的部门，除电视台、文化局和旅游局外，都集中在县委大院进门左侧的那栋二层红砖楼里。红砖楼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站在那了，身板硬朗得足以昂然度过本世纪。后面新修的办公楼都标了号，这栋因为年龄最大，如果排序在后，会惹起本地掌故家们的非议。有好几个掌故家还顶着县政协委员的头衔，他们对迷

城的干部队伍建设、城市开发建设、工业农业建设等等统统插不上手，心里难免憋着股恶气，说不定会就此甩个提案过来，质问县委县政府为什么不尊重历史？但当时的县委书记想把办公桌摆在新建的六层高主楼里，如果红砖楼标成一号楼，那叫迷城的一号人物情何以堪？于是就不标了。迷城县委的人管它叫红楼。后来福建的老赖东窗事发，他那栋汇聚人间绝色的红楼顿时名扬天下，迷城县委大院的红楼也跟着沾光，在里面办公的人经常遭到其他部门同志的调侃。杜华章来了之后，也受到同僚揶揄，当时他洒然一笑：“老赖那栋是新红楼，是腐化的红楼。我们这栋是老红楼，是革命的红楼。”揶揄他的同僚顿时改容相向，称赞他不愧是从市委政研室下来的大秀才，口才就是好，两句话就指出了本质上的不同。到了底层，杜华章不走红楼方向，却从后门踱了出去。尽管心里像烧着把火，他还是尽量保持平常的悠然步伐，并点了根烟，一边抽一边朝家属区走去。路上不时有人跟他打招呼，他只是点头回应，招牌式的温和微笑实在挂不出来。

十一栋周围的人明显比平时要茂密。其中以老头、老太太居多，也有些面目依稀相识的县委工作人员。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压低嗓子谈话，时不时抬头朝二单元望去。杜华章挺起胸，目不斜视，摆出副公事在身、谢绝攀谈的派头，大步从人群中穿了过去。

楼房的底层是煤棚。鲁乐山住在二〇三，实际上是第三层。县委给每个家在异地的常委都安排了这样一套两室一厅房作为临时住所。雷凯歌和康忠也是交流干部，但他们在迷城宾馆有长期包房，包房费用由县财政负担。雷凯歌是书记，康忠是县长，行政级别均居七品，其他常委都是从七品，没法比。鲁乐山当然也无此待遇，但他负责常务，具体管着钱袋子，愿意在豪华宾馆给他长期包房的老板们可以从他办公室排到入云桥。然而鲁乐山坚持住在这套八十年代末修建的房子里。这样的楼

房，楼道都没安摄像头，连声控灯也是这几年才装的。杜华章曾上百次走进这个单元，唯独这次，他脚步沉重得几乎迈不上台阶。费了很大的劲，杜华章才把自己搬运到第三层。

二〇三门口站着个警察，脸相年轻，目光浑浊。他横出右胳膊，把门封住，盯着杜华章说：“这里不准进。”

“这里是哪个负责？要他出来见我。”

警察一愣，目光和杜华章对峙了几秒钟后，就转向屋里：“杨队，这里有个人喊要见你！”

过了五分钟，刑侦大队杨队长才现身。看到杜华章，他虎着的脸立刻松开了：“哎呀，杜部长亲自来了。”然后又压低声音说，“不好意思，雷书记亲自下的命令，要严密封锁现场。”

“难道连我也封锁？”

“不是这个意思。你来，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们绝对欢迎。”杨队长偏头瞪了年轻警察一眼，“还不让开！杜部长都不认识，哪有一点政治敏感性？”

杜华章心知强力部门的人素来没怎么把文宣部门放在眼里，但自己是常委，又是雷凯歌的同乡和嫡系，说不定换届后就接管强力部门，像杨队长这种人精是绝不会得罪自己的。他尽量使面部表情柔和一点：“辛苦你们了。”

“哪里，哪里，这是我们的工作。”杨队长笑出一嘴有的往前翘、有的朝后仰、堪称错落有致的烟熏牙，然后神情一肃，语调转为沉重：“鲁县长出了这样的事，我们心里都不好受。唉！”

杜华章也沉沉地叹了口气，背起手，在客厅里慢慢走动。

客厅里摆放着一套红漆水曲柳木沙发，呈三面包围结构，套住一张双层木茶几。这茶几也漆成红色，比沙发颜色要深一些，是后面配上去

的。靠墙处那张最长的沙发旁边站着个“安吉尔”饮水机。倒立在饮水机上的矿泉水桶里还存有大半桶水。这种“云雾”矿泉水产自迷城云雾山。虽是自产品牌，而且只要五块钱一桶，但在迷城的销量不及七块钱一桶的“水传说”。“水传说”产自离迷城七十里的苗城，那里的林海可以用浩瀚来形容，生态环境在国内算是顶级。杜华章曾经试过用“水传说”和“云雾”来泡同一款“龙井”，“水传说”泡出的茶口感明显要醇厚一些，所以他到底没有响应鲁乐山支持本地产品的号召。看到这桶在其他常委住所中见不着的“云雾”矿泉水孤独而安静地立在熟识的房间里，杜华章鼻子有点发酸。他的视线转移到了长沙发后的墙上。墙上那张横幅他打量过多次——大楷“慎独”二字是典型的颜体风貌，出自鲁乐山之手。鲁乐山挥毫，纯以中锋运笔，且喜用重墨，间架平正，主要以笔画的粗细变化来体现书法韵律，粗与细的过渡与呼应处理得精细，厚重、耐品，只是中宫略嫌收得紧了点，少了些疏朗开阔之意。鲁乐山自言青少年时代练过一段《九成宫醴泉铭》，所以虽然参加工作后即专攻《东方朔画赞碑》，欧体的影响终究无法完全消除。但在杜华章看来，这种字的风貌，跟鲁乐山的性格也有关系——鲁乐山在生活中是个放不开的人，杜华章在同僚中和他算是私交甚笃，却连句玩笑话也没听他说过。

横幅装在镜框里。镜框之下，长木沙发靠背之上，赫然有个血手印。这一掌像是印在自己心上，杜华章眼睛顿时都快鼓出来了。往前走了几步，他发现在血手印周围还有些血点。有的血是透过长沙发靠背的缝隙喷到墙上的，不弯下腰凑近看，很难发现。强忍住心悸，杜华章的目光在墙体上一路刮过去。在饮水机身对着长沙发的这面，也发现了血迹。他又蹲下去检查沙发和茶几，看到上面有不少与漆色明显不一致的暗红点块。起身后，杜华章又沿着墙围客厅转了一圈，被墙脚下的一路血迹引向书房。书房里的大书桌占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空间，上面摆放的

宣纸凌乱不堪，全无平素的整齐。桌上横躺着把不锈钢菜刀，刀身血迹斑斑。椅子侧翻在地。旁边有一大摊血迹，依稀像个人形。人形血迹旁有几个方向不一的血脚印。有个血脚印上，竖卧着一把小水果刀，刀身似乎与血脚印融为一体，乍看时还难以发现。杜华章低头凝视了一回，竟有些站不稳。

从书房里一步步挪出来后，杜华章又去了连接客厅的阳台。阳台没有装防盗网，地面和栏杆上都有少许血迹。探出头往楼下瞄了一眼，杜华章又立刻缩回来——他感到如果再多看两眼，自己也会掉下去。

杨队长一直跟在他身边，杜华章不发问，他也不主动开口。杜华章其实很想问他点什么，但他晓得自己问的每一句话，都会传到雷凯歌和高文攻耳中，所以最终什么也没问。杨队长把他送到楼下。杜华章和他握了下手，想说句认真勘查，别放过任何疑点，但旋即想到这话不该由自己来说，便锁紧嘴巴，转身走了。

聚集在十一栋楼周围的人似乎有增无减。他们都是些没有资格进入现场的人，所以对从现场出来的杜华章，均投以热烈和期盼的目光。杜华章蹙着眉头，神态严肃，眼睛不和任何目光接触，倒有些接近鲁乐山生前的表情。不过鲁乐山走路时习惯微微低头，目光像是要穿过地面打探出什么矿藏来。杜华章走路时下巴却是略略扬起的。他平常总是嘴角带笑，表情柔和，这一凝重起来，竟格外现煞气，让几个试图上前搭话的干部踌躇不前。他们一踌躇，杜华章就已迈了两条长腿走远了。

前面有两棵老樟树。有人站在靠路口的那棵老樟树下，见到杜华章走过来，就轻声唤道：“杜部长，杜部长。”

杜华章一瞥，见是住在鲁乐山楼下的档案局退休干部老王，略加思索后便走了过去。老王没等他走近，就转到树后去了。杜华章想老王到

底只是个普通干部，水平有限，不懂在光天化日、人来人往时这样做不仅没有保密作用，反而惹人生疑。但他也只有跟着绕到树后，见老王神情紧张得像是有有人正在追捕他，便微微一笑：“老王，有什么你尽管讲。”

往两旁扫视了一遍，老王小声说：“我昨晚听到有人敲鲁县长的门。”

“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将近十二点钟。”

“还听到什么没有？”

“早上五点多钟，我起来解手的时候，听到有人在上面插地板。”

“是不是你报的案？”

“不是，是另外一个单元的人，他起来晨练，就发现鲁县长……”老王抽了两下鼻子：“鲁县长是个好人啊，为老百姓做实事的人啊，不该没有好报。”

杜华章鼻子也酸起来，但他很快掐断了伤感，沉声说：“老王，谢谢你及时把情况告诉我。如果还听到什么情况，你可以直接到我家里来反映，我就住在六栋三〇三。但你不要跟其他人说我晓得这件事。”

“我晓得，我晓得。你是他的好朋友，我只跟你讲。”老王说完，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去年他当环卫工人的侄女扫街时被掉落的标语牌砸伤了，环卫所只肯出医疗费。老王去找环卫所领导，要求按正常工伤标准赔偿，却被该领导威胁说再闹事就要解聘他侄女。老王悲愤之下，硬着头皮上楼敲开鲁乐山的门。了解情况后，鲁乐山一个电话打过去，那边立刻就按标准赔了。环卫所领导还带着红包和鲜花，到医院看望了他侄女。《迷城信息》的记者写了篇报道，引用了该领导的话做副标题：不让一个城市清洁工吃亏。老王看了这篇报道后，忍不住跳起来骂娘。他

还想把这篇假报道带给鲁乐山看，但又想到鲁乐山经常从早到晚忙得不歇气，也就不忍再去打扰他。但鲁乐山的好，他从此是牢牢记住了。

跟老王道别后，杜华章向红楼走去。他得去落实雷凯歌的指示。他不情愿，但能理解——自己地盘上出了事，先捂盖子，是通常做法。杜华章相信雷凯歌只是要先稳住阵脚，防止有人乱中点火。他不会让鲁乐山死得不明不白的。否则的话，杜华章想，雷凯歌夜里会睡不落觉的。他太清楚鲁乐山为了雷凯歌冲锋陷阵，解决了多少棘手事。他又暗暗告诫自己，一切都要讲证据，不要去乱猜。这般想着的时候，他已踏进了红楼。

虽然已经立冬，办公室的门却是敞开的。办公室申主任坐在桌后，手里拿着张报纸在看，却不时抬头朝门口瞄。一见杜华章出现，申主任立刻就站起来。杜华章凝住脚步，却不进门。他便快步走了出来。

“部长。”他双手垂在大腿两侧，身体微微前倾。

直视着这张混合着恭谨和探询的四方脸，杜华章说：“立刻通知新闻、外宣、网管、报社、电视台的负责人，不管手头有什么工作，二十分钟之内都赶到二楼大会议室开会。”

## 二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市委政研室副主任杜华章空降迷城，变身为迷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此前不久，迷城县委书记调离，县长雷凯歌晋升为书记；现在的县长康忠系从另一座县城调入，他在那里曾长期盘踞副书记位置；副书记颜丰收原地未动——作为协助雷凯歌管党群的三把手，他手中实权远不如排名第四的纪委书记阮东风；原组织部长光荣退休，由原宣传部长郭岿然接任；原统战部长鲁乐山出任常务副县长——原常务副县长通过公考，到省直机关当处长去了；政法委书记高文攻早两年也是从市委空降下来的，曾在部队里干过多年团政委；统战部长纪国红此前是商务局局长，迷城人。当雷凯歌还是县长的時候，就跟他贴得很近，虽然难免遭到本土派在背后嘲讽，但终有所获。跟其他县不同，迷城的县委办主任没有入常，这是前任书记推行的改革，得到了市委的肯定，雷凯歌也就不便提出要改回来。

当其时也，雷凯歌初登首座，可谓意气昂扬。他见杜华章以正宗老乡身份空降而来，又素负才名，表现得相当热情，不但在他来的头一天以盛宴招待，在第二天上午送走陪同杜华章前来履新的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和市政研室主任后，中午又搞了个纯粹的常委聚会，说是昨天主要是陪上级领导，今天是专门为你接风洗尘。杜华章只有连声表示感



谢。雷凯歌佯嗔道：“以后都是一家人了，还这么客气做什么？罚酒，罚酒。”杜华章只好自罚一杯。

监督杜华章把满杯酒喝光，雷凯歌又对其他常委说：“你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敬好华章同志的酒。”

其他常委大多脸上浮着或真或假的笑容，客气话滚滚而出，小酒杯频频举起。只有鲁乐山表情严肃，端坐席上，话说得少，酒也只是略略沾唇。酒席未竟，他接了个电话，对雷凯歌耳语几句，然后对杜华章拱拱手，说声有事要去处理，就提前退席了。杜华章的目光在他匆匆离去的背影上多停留了几秒钟。雷凯歌见状，便对他解释说：“林场部分工人因为对改制不满，聚集了上百人围攻林场领导，局面不好控制。改制工作又归乐山分管，只有让他去现场处理。”

杜华章点点头：“改制是篇大文章，必须要做，要做好也很不容易。最难的就是要面对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参照。”

康忠说：“看来，你对经济工作，也很有，研究。”

雷凯歌说：“这还用讲？市里政研室的大才子，当然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通。”

“哪里哪里。我只是纸上谈兵，比不上你们，个个都是实干家。”

纪国红笑道：“乐山现在成救火队长了。”

颜丰收说：“他呀，大事小事总喜欢冲到一线去。其实有些事完全可以让手下人出面，他坐在后面指挥就是。”

郭岢然说：“总的来说，事必躬亲是种优良作风，总比遇事就推要强得多。”

康忠说：“那还是要，善于，抓住，重点。”

阮东风说：“那当然，纲举目张，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雷凯歌说：“不管怎么抓，都要抓落实。不抓落实，什么都是假的。”